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禹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織文篚綉之屬青州厥貢鹽絺

細海物惟錯錯錯雜也岱畎絲枲枲松也石石似玉厥篚壓絲壓絲

琴瑟琴瑟中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蠙珠暨魚厥篚玄

織織細也黑縞縞白縞細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璆璆玉珉珉玉象象齒象革象羽象毛象惟木厥篚織貝貝貝貝貝

美齒美齒革美齒羽美齒毛美齒惟木厥篚織貝貝貝貝貝貝貝貝

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金柎柎栝栝栢栢栢砥砥砮砮丹丹丹

惟篚惟篚簞簞楛楛三邦底貢厥名名籩籩簞簞美竹美竹柎柎栝栝栢栢砥砥砮砮丹丹

櫛櫛鬲鬲也也等等茅茅等等以以為為酒酒厥篚玄纁玄纁玳玳組組此此州州染染玄玄纁纁組組色色善善故故貢貢

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枲絺絺紵紵厥篚織織纁纁組組此此州州染染玄玄纁纁組組色色善善故故貢貢

治玉治玉一梁州厥貢璆鐵銀鏤鏤砮砮磬磬鏤鏤剛鐵剛鐵能能巖巖狐狸狐狸織皮織皮獸獸之之

日錯日錯一梁州厥貢璆鐵銀鏤鏤砮砮磬磬鏤鏤剛鐵剛鐵能能巖巖狐狸狐狸織皮織皮獸獸之之

劉佑寫

皮織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故

書作審審貢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幣之屬五曰材貢木材也六曰

貨貢珠貝自七曰服貢祭服八曰斝貢羽九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

摯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

見其貢材物材物八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

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若犬

白狼白鹿是也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詔見子賦門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縹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獻御

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澤之勞至乃煩擾道上波費過所其

令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

鼓車劍賜騎士

野王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為市樊儵臨終奏乞罷

之明帝從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綺方空穀吹綸絮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

獻

安帝末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釵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釵音口以金銀緣器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勅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帝至江

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永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克獻銅鏡屏風迂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迂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克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待宴宗嘗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

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尚侈麗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泚之後屬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騎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蠶粧其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所需脂蠶粧具度川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

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管案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勅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州刺史倪普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箭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罪夫鵠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鵠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翰林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

因為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寔不能革猶文為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為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為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夫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

民瘼庶乎其少損焉

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

通典按今文諸郡貢獻皆取當上所出准絹為價多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克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數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

貢葵草蓆

地骨白皮

華陰郡

貢鷄子十聯

烏鴉五聯

茯苓三十八斤

馮翊郡

貢白菓織文皮二十一領

扶風郡

貢龍鬚蓆十領

新平郡

貢剪刀二十具

蛇膽十斤

華豆梁豆五石

安定郡

貢龍鬚蓆十領

彭原郡

貢五色龍鬚蓆十領

假蘇

荊芥

莞菁

菴藺子

汧陽郡

貢龍鬚蓆六領

中部郡 貢龍鬚蓆六領

洛交郡 貢龍鬚蓆六領

朔方郡 貢白氈十領

安化郡 貢麝香二十五顆

靈武郡 貢鹿角膠 代楮 花從蓉

榆林郡 貢青鹿角兩具 徐長卿十斤

延安郡 貢麝香三十顆

咸寧郡 貢麝香一顆

銀川郡 貢女藉布五端

平涼郡 貢九尺白氈十領

九原郡 貢野馬勝皮二十一斤 白麥麩印成鹽

會寧郡 貢駝毛褥兩段

五原郡 貢鹽山四十顆

新秦郡 貢青地鹿角二具 鹿角三十具

單于都護府 貢生野馬勝皮總計二斤

安北都護府 貢生野馬勝皮二十一斤

太原府 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一斤 礬石三十斤

上黨郡 貢人參二百小兩 墨三挺

河東郡 貢綾絹扇四面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顆

絳郡 貢梁穀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挺 白穀五百疋

平陽郡 貢蠟燭三十條

西河郡 貢龍鬚蓆十領 石膏五十斤

弘農郡 貢麝香十顆 硯瓦十具

高平郡 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太寧郡 貢胡女布五端

昌化郡 貢胡女布五端

文城郡

貢蠟二百斤

陽城郡

貢龍鬚蓆六領

定襄郡

貢什尾十枚

樂平郡

貢人參三十兩

鴈門郡

貢白鷗翎五具 熟青二十兩 今代州

樓煩郡

貢麝香十顆

安邊郡

貢松子一二石

馬邑郡

貢白鷗翎五具

河南府

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

貢桶子仁 瓜瓠安根各三十斤

陳留郡

貢絹二十疋

滎陽郡

貢絹二十疋 麻黃二十斤

臨汝郡

貢絕二十疋

睢陽郡

貢絹二十疋

靈昌郡

貢綾二十疋並方丈

潁川郡

貢絹十疋 蕉心蓆六領

譙郡

貢絹二十疋

濮陽郡

貢絹二十疋

濟陰郡

貢蛇床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北海郡

貢棗兩石 仙文綾十疋

淮陽郡

貢絹十疋

汝南郡

貢鷺鷥綾十疋

東平郡

貢絹二十疋

淄川郡

貢防風五十斤 進理石五斤

臨淄郡

貢絲葛十五疋

魯郡

貢鏡花綾十疋 紫英白二十兩

彭城郡今徐州貢絹二十疋

臨淮郡今泗州貢綿二十屯

汝陰郡今潁州貢綿二十屯

東海郡今海州貢楚布十疋

濟陽郡今濟州貢阿膠二百小片

瑯琊郡今沂州貢紫石英二十兩

高密郡今濰州貢黃布十端

東牟郡今登州貢牛黃百二十八株

范陽郡今幽州貢綾二十疋

河內郡今懷州貢平紗十疋

魏郡今魏州貢白綿紬八疋

汲郡今衛州貢綿三百兩

鄴郡今鄴州貢紗十疋

鳳翽今鄴州貢鳳翽六領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貢布十疋

廣平郡今洛州貢平細十疋

清河郡今貝州貢氈十領

信都郡今冀州貢絹二十疋

平原郡今德州貢絹二十疋

饒陽郡今深州貢絹二十疋

河間郡今瀛州貢絹三十疋

東萊郡今萊州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常山郡今恒州貢梨六百顆

景城郡今景州貢細篋四領

博陵郡今博州貢細綾千二百七十疋

趙郡今趙州貢錦五十疋

鉅鹿郡今邢州貢絲布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羅二十疋

羅二十疋

羅二十疋

羅二十疋

羅二十疋

羅二十疋

細柳箱八十合

糖蟹二十三掛

糖蟹二十三掛

糖蟹二十三掛

糖蟹二十三掛

糖蟹二十三掛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獨窠今定州貢綾一十疋

博平郡 貢絨十疋

文安郡 貢綿三百兩

上谷郡 貢墨二百板

樂安郡 貢絹十疋

北平郡 貢蔓荆子四斤

密雲郡 貢人參五斤

媯川郡 貢麝香十斤

漁陽郡 貢鹿角膠十斤

柳城郡 貢麝香十斤

歸德郡 貢犴尾三枚

安東都護府 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 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

天水郡 貢龍鬚席六領 芎藭四十斤

安西都護府 貢礪砂五十斤

北庭都護府 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

交河郡 貢氈布十端

晉昌郡 貢草鼓子 野馬皮 黃礬

西平郡 貢特羊角十隻

隴西郡 貢麝香十顆 秦膠

墩煌郡 貢砮子一十具

酒泉郡 貢肉菘蓉二十斤 相脉二十

金城郡 貢麝香十顆 鼯鼠六頭

安鄉郡 貢麝香二十顆

同谷郡 貢蠟燭十條

和政郡 貢龍鬚蓆六領 並青黃色

武都郡 貢蠟燭十條 蜜蠟

臨洮郡 貢麝香十顆

懷道郡 貢麩金十兩 散金十兩

寧塞郡 貢麩金六兩 大黃

合川郡 貢麩香二十顆

張掖郡 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

伊吾郡 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

廣陵郡 貢藩客錦袍五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錦百段

獨窠細綾十疋 蛇床子七斗 蛇床仁一斗 鐵精一斗 兔絲子一斤 白芒十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甲千領并袋

安陸郡 貢青紵十五疋

弋陽郡 貢葛布十疋 生石解六十斤

義陽郡 貢葛布十疋

廬江郡 貢絲布十疋 石解六十斤

蕪春郡 貢白紵布十五端

同安郡 貢蠟五十斤 石解六十斤

歷陽郡 貢麻布十疋

鍾離郡 貢絲布十疋 生石解五十斤

壽春郡 貢絲布十疋 生石解五十斤

齊安郡 貢紫紵布十端 虫虫二斤

淮陰郡 貢黃布十疋

漢陽郡 貢麻黃布十疋

江陵郡 貢白方文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 梔子五斤

烏梅肉十斤

來陽郡 貢紵練布十五疋

襄陽郡 貢五盛碎古文庫路真二具

南陽郡 貢絲布十疋

淮安郡 貢絹千疋

上洛郡 貢麝香三十顆

安康郡 貢麩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 枳實六斤 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房陵郡 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漢東郡 貢綾十疋 烏五疋 今隋州

南浦郡 貢金五兩

豐陽郡 貢粗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龜子綾十疋

雲安郡 貢蠟百斤

竟陵郡 貢白苧布一端

武陵郡 貢紵練布十端

夷陵郡 貢茶二百五十斤 芒硝四斤 梔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蠟百斤 今峽州 蘇蕙蓆四領 綿紵五疋

南賓郡 貢忠州

富水郡 貢白苧布十端

巴東郡 貢蠟四十斤

漢中郡 貢紅花百斤 燕脂一升

通川郡 貢藥子二百顆 蜂香五斤 今通州

順政郡 貢蠟六十斤

巴川郡 貢牡丹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清化郡 貢綿紵十疋

洋川郡 貢白櫻十疋

河池郡 貢蠟百斤

益昌郡 貢絲布十疋

咸安郡 貢綿紵十疋

盛山郡貢蠟四斤 車前子一升

始寧郡貢縑十疋

南平郡貢葛布五疋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潯山郡貢縑十疋 買子木十斤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方綾八疋

晉陵郡貢細青布十疋

吳郡貢細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鮫魚脂五十頭 蛇床子三升 壁胞十斤

壯魚五十頭 春子五升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 橘于二千顆

會稽郡貢朱砂十兩 白編綾十疋 交梭十疋

餘姚郡貢附了百枚

東陽郡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新定郡貢交梭二十疋 竹筍一合

信安郡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吳興郡貢苧布三十端 乾薑百斤 乳柑六千顆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 金漆五升三合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 竹筍一合

新安郡貢苧布十五端 海蛤一斤

長樂郡貢蕉布二十疋 練十疋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

建安郡貢蕉布二十疋 練十疋

臨汀郡貢蠟燭二十條 甲香五斤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疋 鮫魚皮十張

潮陽郡貢蕉布二十疋 鱧膽十枚 永馬 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苧布十疋

豫章郡貢葛布二十疋 榭子六千顆

鄱陽郡貢楚金十兩 簞一合

長沙郡貢葛布十五疋

南康郡貢竹布二十疋

零陵郡貢葛布十疋 石鷲二百顆

臨川郡貢葛布十疋 箭籜百萬莖

桂陽郡貢白苧布十疋

廬陵郡貢白苧布二十疋 陟厘十斤

臯陽郡貢葛布十疋 生石解十斤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疋

衡陽郡貢楚金十四兩

江夏郡貢銀五十兩

宜春郡貢白苧布十疋

巴陵郡貢白苧布十疋

邵陽郡貢銀二十兩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苧衫段二十疋

唐安郡貢羅二十疋

濛陽郡貢交梭二十疋

德陽郡貢苧布十疋 紵布十疋

通義郡貢楚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

梓潼郡貢綾十六疋

巴西郡貢雙紉二十疋

普安郡貢絲布十疋 蘇薰蓆六領

閬中郡貢重連綾二十疋

資陽郡貢楚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臨邛郡貢絲布十疋

通化郡 貢麝香六十枚 扇香十枚 齊香十枚
今茂州

交川郡 貢麝香三十枚 野狐尾五枚
今松州

越雋郡 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靴六十枚

南溪郡 貢葛布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
今茂州

遂寧郡 貢縹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
今遂州

南克郡 貢絲布十疋
今果州

仁壽郡 貢細葛五疋
今陵州

犍為郡 貢鐵金五兩
今嘉州

廬山郡 貢金 落雁木
今雅州

瀘州郡 貢葛布十疋 桐子不限多少
今瀘州

陽安郡 貢綿細十疋 天門冬煎四斗
今簡州

安岳郡 貢葛布十疋
今普州

洪源郡 貢蜀椒一石
今當州

陰平郡 貢麝香二十顆 白蜜一石
今文州

同昌郡 貢麝香十顆
今扶州

油江郡 貢麝金六兩 羚羊角六具
今龍州

臨翼郡 貢麝香三十四顆 麈牛尾五斤
今翼州

歸城郡 貢麝香六顆 麈牛尾五斤
今悉州

靜川郡 貢麝香六顆 羌活十斤
今靜州

恭化郡 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今恭州

維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麈牛尾五斤
今維州

和義郡 貢班布六疋

雲山郡 貢麝香十顆 黑麈牛尾二斤
今秦州

蓬山郡 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今拓州

黔中郡 貢朱砂十斤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靈溪郡

貢朱砂十斤

今溪州

茶芽二百斤

潭陽郡

貢麩金八兩

今巫州

盧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錦州

清江郡

貢黃連十斤

今黃州

鱧十斤

涪陽郡

貢連頭獠布十段

今涪州

寧夷郡

貢蠟五十斤

今思州

義泉郡

貢蠟燭十條

今夷州

龍溪郡

貢蠟二十斤

今業州

南川郡

貢布五端

今南州

南海郡

貢沉香七十斤

今龍州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石斛二十五斤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廣州

安南都護府

貢蕉布十端

今桂州

檳榔二千顆

魚皮二十斤

翠尾二百合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今容州

始興郡

貢鍾乳二十四斤

今韶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連山郡

貢緝布十疋

今連州

鍾乳十兩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平樂郡

貢銀二十兩

今昭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今新州

蕉五疋

南潘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潘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辨州

高涼郡

貢銀二十兩

今高州

蚺蛇膽二

海康郡

貢絲電四疋

今雷州

臨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贛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潯州

三書
卷之三
三

蒙山郡 貢麩金十兩
今蒙州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修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嚴州

臨封郡 貢銀二十兩
今封州

南陵郡 貢銀二十兩
今春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日南郡 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根 沉香二十斤

定川郡 貢銀二十兩
今牢州

懷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寶州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橫州

象郡 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開陽郡 貢石解三斤
今龍州

感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藤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合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玉山郡 貢琥珀二具
甲香二斤 今陸州

寧仁郡 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懷澤郡 貢細白苧布十端
今貴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同陵郡 貢石解二十小斤
今勤州

海豐郡 貢五色藤鏡匣一具
鮫魚皮三 今循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 貢銀二十兩
玳瑁一具 今崖州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今萬安州

延德郡

貢藤盤
今振州

右通典所載唐朝諸郡土貢物件比唐書地里志所言各郡土貢微有不同又宋史地里志及會要亦各有土貢物件與唐亦小異今除土產已見地里攷餘不悉錄而罷免蠲除之詔旨與其各物則不容不悉著之云唐實前土字廣於宋舉唐則可以見宋矣故不悉著宋史所載詳見地里攷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百姓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惡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

其屬三司者補太史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卽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軍實無得占留方鎮關帥守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鷹鷄放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荆襄道貢魚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者亦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加貢珠百斤賜負檐者銀帶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藥難得之物宜克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絕其貢是歲又減

罷劔隴夔賀等五十餘州上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却川峽獻織繡 又詔罷夔州玳瑁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名件旨漳州山姜花萬朶已下至同

州榷棹二十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八貫疋兩 金二

千一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

千二百五十九貫七十七文 疋帛八萬七千八百疋 同天

節進奉一十二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 京東路金二百兩銀

五千五百兩折銀錢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

疋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

四百七十五文 淮南路銀九千二百五十五兩折銀錢一千七

十九貫二百二十一文 兩浙路銀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

五百疋 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折銀錢五百八十貫

絹四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二千五百疋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兩 福建

路銀一萬四千兩 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運使

副銀各五百兩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疋兩 京東路金七

百兩絹一萬三千疋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西路金一百兩

銀一千三百兩絹一萬一千五百疋折銀錢二千一百一十貫

淮南路銀三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

二文絹一萬五千疋 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疋

羅一千疋 江南東路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

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

疋 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

五百疋 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 廣南東路銀三千兩 廣

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二百三十貫文

右條畢仲行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帛之數內同天節江南東路進奉金一千兩卽乾道間洪文敏公奏乞蠲減饒州聖節貢金而壽皇特旨減七百兩者是也蓋承平時聖節天下進奉通該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兩而江東之一千兩則又止饒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卽達色香未變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

文浩領之蔡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川卽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更相饋送搔擾爲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疋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給不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邠州火筋襄陽府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君臣恩禮兩盡旣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切以爲過矣望特與蠲免仍照戶部淮南諸

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銀絹並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

又詔罷連州歲貢珠子其籍定蠶丁並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執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製造錦繡轡幕以克歲貢聞十歲女子皆拘在官刺繡朕自卽位以來不欲土木被文繡首為罷去後來節次科敷多所蠲減想民力稍寬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赦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強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太上皇帝嘗降詔禁約貢奉切慮歲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叅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宋鄱陽馬端臨貴真著

國用考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

九年之蓄出祭用數之什祭用數之什祭用數之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

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

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

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卿大夫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征其財皆此賦也邦中

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

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

國中者斤幣蓋百官所用官物不盡者歸之職幣幣得之不

人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斤幣謂指

斤與人也此三者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

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

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

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

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未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

項尚覺牽彊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

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

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

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

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

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

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

太宰總其綱焉

以加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

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

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式

此亦其大祭祀
必拘也

國庫 卷之三

二

此九貢 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此九職 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之用然邦國之貢多矣左入弔用之費幾何愚恐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賄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

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場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醢醢醢醢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

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

數十萬石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云云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說上

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收農民租見田賦門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

弘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功爵見爵門造皮幣白金見錢門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緡錢權酒酤權見征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所大司農官少府水衡二者天子

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

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

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

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民

起第宅應劭注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宣帝

即位為異政也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

切稅吏民警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博今百姓民搖手觸禁不得

耕桑絲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

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蠭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

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

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

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八四千錢衆重怨無

關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宮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

案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安宮

室市里害

更始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凡旦見錢穀簿其

逋未了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

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賦見田門

肅宗時張林請置鹽鐵均輸官觀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寶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

千萬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

桓帝時段熲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

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

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敕修宮錢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畷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

園賜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

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都至二二千萬餘各有差當之

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

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二百萬直

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

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

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

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必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引道也

呂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

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殿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

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即位董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
城中為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嚼白骨盈
野帝出大倉米豆為飢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
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糒糧長安圯墟建安元年駕
至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疆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
自出耒耜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
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
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
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
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
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

火飢人自相啖食

愍皇西宅餒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
十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剗草蠻販賤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四千匹
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
賞布千匹云

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
服之練遂躡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販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
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見田賦門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
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穀麴有

差覲門爾後寇盜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遷都于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

並不給於南齊以有僮幹若以節國用之弊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于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寬後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

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闕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縻財而

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爲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糴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俱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談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彊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

之用相本至在
首信

此指易石

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
盡尚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眾但
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
疆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
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
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
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剝削太府卿楊崇禮旬剝分
銖有欠折清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
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
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
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
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庸

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凡訾言非門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
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
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
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
入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
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
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
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
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闕帝從之乃詔
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此一事君臣皆
可取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未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
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
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劔南山南西道以京
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
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為婚歲送馬十萬
疋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
權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
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
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廩賜僧巫歲鉅萬計時朝多
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審夷貢獻未
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
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飢厲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空
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
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
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
託進獻私為賊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劔南重兵處皆厚
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
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
因其苛蠶食于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誅免於上而賦增於
下楊炎為相乃請為兩稅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姦權歸朝

廷詳見田賦門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乏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別
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旣平乃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
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
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

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為宮市見推門

朱泚僭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斂焉

裴延齡領度支奉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凡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為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矣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厚斂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觀察節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天子

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嘗藏百入內庫方鎮于頓王鏐進獻甚厚帝受之李絳言其非宜帝曰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之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已沒烽埃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

鏐王遂李脩程昇用事益務聚斂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贖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

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

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

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

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

長慶戶三百二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

宗卽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

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

鹽歲錢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

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賦

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

三農而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

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克宴游及給賜左右於

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辨郊祀之勞軍錢郭

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

藉外財但偽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

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愆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

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以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

唐之此亦不可
國計簿以可也

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誅死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潞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是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大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科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為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帝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

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
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
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
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
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止齊陳氏曰國初平僭偽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是
後時時以州縣上供指撥入庫而不齊集守藏之臣每以
爲言上亦不察察也蓋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簇給費
之餘或坊場課利不以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
司戶部判官張諷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
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內庫餘福建廣
東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之間所入殊不

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撥金三百兩
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爲求額然諷元奏治平以前諸路
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旣合爲元額矣在後
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冶課
利並依文例盡數上供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爲左藏
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爲也元豐元
年敕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內藏庫內者委提刑拘催
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祐詔令諸路坑
冶課利七分起發赴內藏庫三分充漕計靖康改元三分
復盡輸內藏矣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齊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
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

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攷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尤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戶部尚書唐恪稽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匹兩

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匹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百二十一貫匹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百三十貫匹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匹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百八十八貫匹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兩浙路四百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匹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匹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饒軍出不得

已要非愛惜邦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爲最先務也。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給，不能攷覈，加以疆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爲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分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亂而難攷。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

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計繫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繫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卽名貢奉。至是始盡繫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繫省，麴錢上每貫上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官員，卽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繫省錢物。則繫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鈎管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蓋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

州郡定此名
性之佳及更
孔沒可此之
程國之是也
也

究知其詳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
就名為王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
未見錢物著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
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則又言自太
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
四十年間理財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
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
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
正五房公事判司農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沒差繆
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為空文自天
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發
為弊滋多遂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
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

三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酷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守

臣窘束屢有奏陳謂如本州額定公使錢一千貫則先計

却以不繫省錢貼足額數然諸項課錢逐年所收不等或

虧折不及元數而所支不繫省貼足之錢更不增添則比

額定數有不及一半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為一體封椿

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太路茶本

錢茶租茶稅錢封椿入便若輒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

自守遷官去官赦降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

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

為無額上供謂坊場稅錢增添鹽酒錢賣香礬錢賣秤斗

外鑄到錢銅鉛水脚錢竹木稅錢課支請蓋自繫省而後

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椿有封椿而後起發蓋至
熙豐繫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
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國用
元祐羣臣所以
深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繫不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蓋約本志修入而實錄不著竊攷建隆以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陝錢帛今本路轉運司計度只留一年支備其剩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蓋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常切約度在州以三年淮備爲率外縣鎮二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陝西緣邊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錢州月帳內將見錢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諸州應繫錢物合供文帳並於逐色都數下具言元管年代合繫本州支用申省候到

省日或有不繫本川支用及數目浩大本處約度年多支用不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京要用金銀錢帛諸般物色卽除式樣遍下諸州府具金銀錢帛糧草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項內開坐約支年月省司卽據少剩數目下諸路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約度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置封樁以此叅攷是歲進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燾所奏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京師今從實錄

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此詔疑若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錄不載前詔爲疑蓋唐末而方鎮至於擅留上供之賦威令不行故也宋興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錢紀綱素立故也旣欲矯宿弊則不容不下乾德之詔然紀綱旣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

不妨藏之州郡以備不虞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為天子之財也

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

頭子錢本末見田賦門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國用考 明漸陽 馮 天馥 應房 校刊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寔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糜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

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
畜聚不盈數載天下又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
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
所賜之半著爲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
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
絹著爲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
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闡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
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
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
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旣解而調用
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
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
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

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
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
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
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
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
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
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
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
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
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
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
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
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蘇軾策別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

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闢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

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救救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口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民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

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願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廩長廩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曾鞏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

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較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下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募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較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官之多門可攷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

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用官之數數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

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意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為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也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

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瓊覆勵精為治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為之制物為之法雖藏冰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扃鑰塗窓牖以為固密安能夠考其出

地吏祿未考此
良吏之言由
廷用法如教

全才浮費大極如

凡內庫免管飲
于戶部出入行
實如法法資室
有以用之
閱西州志歲宋時
內庫以在寺多而
亦遂如知重人後
汴京有內西社系
聖相或以此以此
項也

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
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練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
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各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儼
仇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
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度夕惕心
妄意遵遺業願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
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為已功事有所
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外江網船之類例皆賈
轉運司封樁上供即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
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
因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外封樁禁

軍闕額奉給等樞密院議悉罷封樁慮諸路觀望於蒐備兵備
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領南被邊勿封樁仗帥臣以占募餘
路封樁仍舊

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
國計宜令戶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切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
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

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
因循不復省闕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專置一司委以驅磨

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
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

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俱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
足而後已朝廷期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美專置一司必又契
數矣

劉晏理財所以必
用士人

久性皆君吏以搜
生即果君心磨至
六事並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
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
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
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領納畢隨帳水腳鑄錢物料稻
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
舟船柴炭修河物件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
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
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
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郡州
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
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
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
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熙寧以前復置

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
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
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
令子細分析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
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
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財穀之數欲乞令戶部
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
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
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
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
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
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
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
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
百四十八萬除未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
應在及汎支數給賜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
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
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
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
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
待內藏末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媮歲月可也數歲之
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轍嘗惟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
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
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盈

宗朝之與只乞
元濫

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
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
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
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今為二百
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
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
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
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
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
三百二十二入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
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八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
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
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

爲一官秩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旣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取議臣寔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汎用之差并熙寧復叅攷焉且條畫某事之費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旣改則某費可能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爲出則無不足之憂從之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旣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旣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寔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

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理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貼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戶部言本部歲用六百餘萬緡悉倚上供官吏違負者請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從之是年以無額錢物督限未嚴乃更一季爲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須會其數宜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

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休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克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莞權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權鹽權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剩亦未

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

巽巖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

均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

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

支未嘗別為之名凡度支錢悉繫省也今所謂繫省特唐

留州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

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

令侍從臺諫叅攷古制進呈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

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曰天子幸德

且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善也於是監察御史

張敦實劉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

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而歲收焉三代遠矣方冊可

得而知者自屬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符而至大越登茅山而

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

計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

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大夫之職歲終則以貨賄

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政事鄭氏注云若今之

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倉善筭於是以掌天下所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

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五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

術者朕次續食令與計借注云計者上計侯受郡國計太初元

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三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

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十餘

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

之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

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

途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

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遠未畢各具別之今孫大雅所陳者是也

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

借至矣漢之大司農則令之戶部也切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

有上限申限未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

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州郡諸色窠目尚畧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其偽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况今日川廣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蓋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諸戶部指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條限年額數月本部每并稅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今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理遠近不同切慮次年正月未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摺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干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致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請闕長進降付戶部參致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攷昔驗今至道中歲入

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神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攷矣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財之方乎

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攷古者財用之本末蓋攷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官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括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州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

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
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弊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
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
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
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
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
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
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
均權征筭之政而西國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
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共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
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
迫蹙禍變頻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
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卽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

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
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
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
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
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
治功之間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
足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
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
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盛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
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
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
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
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

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
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
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
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
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
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
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
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大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
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
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
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儉之吏

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
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
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
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
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
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
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
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闕竭力相奉不
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
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
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
府於河北而張懋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

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旣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隋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洽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洽且有餘乎多而不洽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于國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

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經費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

非泛之費并將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樁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爲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戶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內藏庫卽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爲大觀東西庫秦檜用事時每二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

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臣僚以爲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隆興賞膳始減至維揚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爲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元木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敵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玉牒所日曆勅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爲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內司掌官禁管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
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
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韓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
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關外四川皆
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于朝惟
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
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有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
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
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

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

紹興十四年四月

月已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
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
人為額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

從之

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蓋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
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
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
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
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
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
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擗節度議察滲漏使歲
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
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

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爲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爲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爲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爲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恕奏其容覆賊吏朝廷移之逮陳敗

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繼爲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于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于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爲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爲怨謂宜罷可送而損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槩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

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憐恤忠利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污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廢體統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為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時蓋拊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

主未嘗有耽慾瀆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廚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椿留之賦然有限之椿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廉幹之人則樽節奉上之外其餘力又可代輸下戶之

此以字以重
厚立國也

逋懸對補無名之窠額若郡計凋弊不幸而長吏又值
貪庸之輩則經常之賦入不登於版曹而並緣之漁獵
已遍於閭閻矣愚嘗備論其事於經總制錢之末雖然
仁厚之澤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蓋雖愧於取民有制
之事而每有視民如傷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
謂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者是也雖不免季世征斂之法
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見其苛燒
所謂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宋鄴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國用考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挽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
起於黃腫音誰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言公海諸郡皆令

今朔方之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

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鏗

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途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
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
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
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
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
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徯青
擊匈奴取河南地於朔復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
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
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

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
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也其後番繫言漕
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

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阪下

皮氏今絳郡龍
縣汾陰蒲阪

今河東郡寶
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

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

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

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時越人徙者以
田予之其租稅

入少府其入未
多故謂之稍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斜二水名
褒水東流南

入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
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
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
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邠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栢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豐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價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卽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翊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

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河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四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

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尺寸之數

先公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 云云是邸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

五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

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汎舟

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項有此功

懷帝末嘉元年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

運米六斛

穆宗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

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日儲

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

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州今嘉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

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

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

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

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

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

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四匹河東一

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四匹自餘州郡雖未

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木造船不

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首

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勝絹七十八匹布七

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

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四匹近

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贖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浦陂其陸路後浦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即今郡統萬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

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

粟沂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

峰岷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第頭山也河水之造次船二百艘

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船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

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

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

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

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

運自可末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

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陸渾縣各州

今絳縣餘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

州置廣通倉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
經底柱之險達于平常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
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
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今范陽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
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道譴天下罪人配
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
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
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于平壤高麗所都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
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小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
所謂江河之水不能貫漏甕倉窖克盈適足為重斂多藏
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
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
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
而功利繁興民亦懼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會嘉倉
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二百里率
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
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
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

輓夫繫二鈿於脅而繩輒絕輓夫多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踴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大縣官

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泮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准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其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亟脚營害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

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磘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碇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灑澹並渭而樂坡瀕苑檣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郡名陳其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得體紇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舩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之衆舩以次幘樓下天子望見大悅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

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灑澹並渭而樂坡瀕苑檣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郡名陳其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得體紇那邪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舩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之衆舩以次幘樓下天子望見大悅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

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曰

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

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

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

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過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輪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運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舩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

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
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
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為
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
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
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
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
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
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
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搯襄鄧南北漕引

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
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繫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
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
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潁蔡涉
汴抵東都無濁河汴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
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
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
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
釀酒以飛龍駝負米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
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道額
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
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
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吉

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嶽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搆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楷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

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楊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胡愛敬陂起隄貢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一千萬斛以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鹽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

斛者死而覆船販輓至方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願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攷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畜萬三千二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傭口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攷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克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

諸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
煙火殆絕餒殍相望斯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
輔年穀屢登歲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
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
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
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拯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
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
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
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
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
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
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
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

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
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
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
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拯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
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
糶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
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
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餽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綾絹緇
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
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

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縣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乂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二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沂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爲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險易之不同耶當攷之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潯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

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沂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是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祖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開奏施行

長興二年勅應沿河船般倉依北而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欲於諸軍傭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旣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一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般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

行通濟有四倉景德四年改延豐舊廣利景德中改大順成

農景德中改濟遠舊常盈景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

亦謂之裏河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

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

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

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驎天駟監凡三倉受京

北諸縣左天廩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元中停大盈佑天廩

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

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般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

騏驎左右天廩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

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掾曹主之其多

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榷所獲之

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

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

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質

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

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

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輦受賕爲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爲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卽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旣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

至易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卽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卽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十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

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

石凡漕運大約其數亦計臨時移易焉凡水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

於楊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沂流而入

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

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咸平五年七月又命

南轉運同計度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

門汭流由汴河而到亦置發運使領之陳潁許蔡光壽等六州

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

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

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

之川陝諸州金帛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

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

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舊常至數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

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

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

一處州一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

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

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鳳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

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

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

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

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

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糶粟二斗五升歲可更

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糶是重擾民不許時江

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纜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其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畚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空併事日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貨貴以趨京師自

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朝廷爲詔如元奏又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昔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旣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乞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慵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又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

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爲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
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日七十
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
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
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
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爲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爲一
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
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
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旣而罷商人入
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價翔貴命官
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儉
則糴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糴二十五萬三司嘗
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
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秬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
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帛儲權貨務以給三
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爲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
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
復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
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
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
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
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延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

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爲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棘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恃漕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胥妻鬻子聚爲乞匄散爲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

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楊高邳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全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有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餽運所繫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

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勅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楊楚泗倉廩為卸納摺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於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楊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

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
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
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
萬緡克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
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
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
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
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豬水不通重般剝勞費遂於堰傍
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
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
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
至京師惟六路上供循用轉般法吏卒縻費與在路折閱
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
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
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
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
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致汧流鄉保悉至搔擾公
私橫費無有紀極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
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僅足自開歲
綱運不至兩河所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爲策今臣詢訪措
置以聞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
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
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
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
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

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
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畜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求法詔
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
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
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楊宿毫
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
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
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
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
契賣糴量添七色等錢以椿克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
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宗盧知
原均斛斗專克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大觀以後或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
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爲轉
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
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江
赴平江府京畿淮南南京東西路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
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
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
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
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
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
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
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而不願藏

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指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敘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門浚河道以便漕運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脚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汭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買又減成都水運對糴未免四川及京西路諸州租以寬之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爲懼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

有少欠許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

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措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敘復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

於江西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消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

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至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

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繫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

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疆稅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

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

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

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
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
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
東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
蔡京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
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
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
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爲姦
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畜
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
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